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

大學士張廷王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十六

魏學曾

葉夢熊
梅國禎

李化龍

江鐸

魏學曾字惟貫涇陽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戶部主事遷郎中中官為商人請支芻糧銀鉅萬學曾持不可乃已尋擢光祿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隆慶初

土默特大入永平學曾入駐山海檄諸將王治道等追擊至義院口大捷進右副都御史學曾乃易置將吏招納降附釐屯田二千餘頃數破敵被賞賚以疾去起兵部石侍郎提督神樞營旋改吏部轉左侍郎穆宗崩大學士高拱欲去馮保屬言官論劾學曾遺書大學士張居正曰外人皆言公與保有謀遺詔亦出公手今日之事不宜復護此閹居正怒及拱被逐舉朝失色學曾獨大言曰上踐阼伊始輒逐顧命大臣且詔出何人不可

不明示百官要諸大臣詣居正邸爭之諸大臣多不往
居正亦辭以疾自是益忤出為南京右都御史未上給
事中宗弘暹希居正指劾之詔以故官候調學曾遂歸
居正歿踰年起南京戶部右侍郎召為右都御史督倉
場尋以南京戶部尚書致仕萬曆十八年順義王徹哩
克西赴青海浩爾齊宰桑犯洮河副總兵李奎李聯芳
先後被殺朝命尚書鄭洛經畧七鎮兼領總督洛固辭
總督明年春閣臣王錫爵薦學曾起兵部尚書總督陝

西延寧甘肅軍務時洛專主款學曾至與議不合陝西
巡撫葉夢熊助之初順義王封夢熊以諫沮坐得罪學
曾亦為高拱言不便至是徹哩克助叛學曾夢熊欲遂
討之詆洛玩寇會徹哩克東歸浩爾齊諸部亦徙去學
曾奏徹哩克雖歸陰留精兵二萬於嘉峪欲助浩爾齊宰
桑其說本採諸道路朝士乃爭附和之錫爵意悔具疏
言狀又遺書責夢熊而兵部尚書石星以順義既東宣
大事急召洛還定撫議置學曾疏不問未幾河套部長

圖們明安入市畢要請增賞學曾令總兵官杜桐神木
叅將張剛孤山遊擊李紹祖出不意擊斬明安俘馘四
百八十餘級奪馬畜器械稱是學曾以功加太子少保
而明安子巴延台聲言復仇號召諸部明年巴拜反遂
煽諸部為亂巴拜西部人嘉靖中得罪其部長父兄皆
見殺巴拜跳脫來降驍勇屢立戰功前督撫王崇古石茂
華先後奏加副總兵遂多畜亡命子承恩巴拜夢妖物入
妻施脇而生狼形梟啼性狼戾巴拜老承恩襲父爵十九

年洮河告警御史周弘禴舉承恩及指揮土文秀巴拜義
子布延等巡撫黨馨檄文秀西援巴拜謁經畧鄭洛願與
子承恩從出師馨惡其自薦抑損之巴拜以故心怨至金
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比賊退取道塞外還寇騎遇之皆辟易
遂有輕中外心馨數裁巴拜且按承恩罪箠之二十布
延文秀亦以他故怨馨會戍卒請衣糧久弗給遂嗾軍
鋒劉東暘許朝作亂二十年二月殺馨及副使石繼芳
逼總兵官張維忠縊死布延文秀殺遊擊梁琦守備馬

承光東陽稱總兵奉巴拜為謀主承恩朝為左右副總兵
布延文秀為左右參將承恩遂陷玉泉營中衛廣武河
西望風靡惟文秀徇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賊既
取河西四十七堡且渡河復誘河套卓哩克圖宰桑犯
平虜花馬池全陝震動學曾檄副總兵李昫率遊擊吳
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鳴沙州沿河扼賊南渡而自駐
花馬池當賊衝昫等渡河賊將多遁四十七堡皆復惟
寧夏鎮尚為賊據卓哩克圖等中外相呼應巴拜文秀

攻趙武於玉泉布延引卓哩克圖攻平虜如薰設伏射殺之昫救武圍亦解四月昫引兵與故總兵牛秉忠抵鎮城下帝已擢董一奎為總兵李蕡副之已復擢如薰代一奎而以麻貴代蕡未至昫等攻城賊於東西二門各出驍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為營官軍擊之奪其車百輛追奔入湖賊溺死無算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家丁高益等乘勝入北門後兵不繼被殺通亦負傷榆林遊擊俞尚德戰死翼日朝文秀脅慶王上東城乞暫罷

兵詭言願獻首惡會官軍糧盡乃引退休近堡學曾日
夜趨芻餉調延綏莊浪蘭靖榆林兵道回遠所治舟亦
未具乃駐花馬池俟軍至移靈州頃之延綏遊擊姜顯
謨都司蕭如蕙甘州故總兵張傑及麻貴軍皆至復抵
鎮城攻之賊計延綏榆林兵出內虛勾黃台吉妻令其
子實達達從子浩爾齊圖們塔類掠舊安邊磚井堡以
牽我兵承恩復以間合寇兵伏延漢渠掠糧車二百學
曾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救至而解貴等數攻城不能

克賊殺慶王妃盡掠其宮人金帛牛秉忠戰傷右股乃復退師帝用尚書星言賜學曾尚方劍督戰會寧夏巡撫朱正色甘肅巡撫葉夢熊監軍御史梅國禎諸大將劉承嗣董一套李如松先後至軍六月復攻城連戰不下夢熊字男兆歸善人嘉靖四十年進士由福清知縣入為戶部主事轉餉寧夏改御史以諫受把漢那吉降貶邵陽丞累遷贛州知府平黃鄉賊遷浙江副使改永平萬曆十七年冬由山東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貴州尋改陝西進右副都御史以請討徹哩克與經畧洛議相左廷議方右洛絀其議不用會徹哩克東歸洛亦還宣大乃移夢熊甘肅與學曾共事夢熊有膽決敢任事會已拜反上疏請討賊帝然之以六月至靈州與學曾合國禎字克生麻城人少雄傑自喜善騎射舉萬歷十一年進士除固安知縣中官詣國禎請收責於民國禎偽令民鬻妻以償民夫婦哀慟中官為毀券擢御史會已拜反學曾師久無功時寧遠伯李成梁方被論廷

議欲遣為大將未敢決國禎獨疏保之乃遣成梁子如松為提督將遼東宣大山西諸鎮兵以往而國禎監其軍遂與如松至寧夏初學曾欲招東暘朝令殺巴拜父子贖罪遣卒葉得新往四人方約同死折得新脛置之獄巡撫朱正色以賊詭請降而張傑嘗總寧夏兵故與巴拜善遣傑入城招之朝乃昇得新見傑得新大罵賊被殺傑亦繫不遺而學曾以賊求撫為之請帝切責及是城中百戶姚欽武生張遐齡射書城外約內應夜半舉火

外兵不至賊殺其黨五十人欽縋城出來奔當是時賊
外以求撫緩兵而陰結寇為助然糧盡勢且困七月學
曾與夢熊國禎定計決黃河大壩水灌之水抵城下時
套寇布色圖章圖哩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池用圖們
塔類為前鋒而別遣宰桑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
入為巴拜聲援麻貴擊之右溝寇稍挫分趨下馬關及
鳴沙洲學曾令遊擊子敬扼沙湃口而檄延綏總兵官
董一元搗圖們塔類巢斬首百三十餘級寇大驚引去

遇子敬圍之十重子敬死寇亦去賊援遂絕學曾益決大壩水八月河決隄壞復繕治之城外水深八九尺東西城崩百餘丈卓哩克圖宰桑復入李剛堡如松貴等擊敗之追奔至賀蘭山賊益懼求款未決會學曾得罪罷朝命以夢熊代夢熊遂成功初學曾之遣人招東陽朝也留固原十餘日以俟之帝責其玩寇李昫渡河又稍遲松山河套寇先入官軍用是再失利學曾嘗上疏令監軍無與兵事帝為飭國禎如其言國禎頗憾之及至

軍劾諸將觀望而頗以玩寇為學曾罪給事中許子偉亦劾學曾惑於招撫誤國事國禎又言僉事隨府從城上躍下賊令四人下取我軍咫尺不敢前又北寇數萬斷我糧道殺戮無筭匿不以奏帝遂大怒逮學曾至京然學曾逮未逾月城壞而大軍入賊竟以破滅夢熊既代學曾亦賜尚方劍時調度靈州獨國禎監軍寧夏賊被圍久食盡無援而城受水浸益大崩國禎挾諸將趨南關秉忠先登國禎大呼諸將軍登賊退據大城攻數

日不下國禎使間給東暘朝承恩互相殺以降貫其罪
三人內猜疑東暘朝遂先誘殺承恩黨文秀承恩亦與
其黨周國柱誘東暘朝殺之懸東暘朝文秀首城上開
門降如松率兵圍巴拜家巴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死夢
熊自靈州馳至盡誅巴拜黨及降人二千慰問宗室士
庶寧夏平夢熊正色國禎各上捷奏而俘承恩獻京師
帝御門受賀詔磔承恩於市夢熊正色國禎各廕世官
如松功第一如薰貴秉忠等加恩有差學曾初奪職為

民叙功以原官致仕學曾任事勞勩灌城招降之策本其所建及宣捷帝召見大學士趙志臯張位志臯位力為學曾解尚書星以下多白學曾無罪國禎亦上疏言學曾應變稍緩臣請責諸將以振士氣而逮學曾之命發自臣疏竊自悔恨學曾不早雪臣將受萬世譏如松亦言學曾被逮時三軍雨泣夢熊亦推功學曾帝初不聽既而復其官居家數年卒夢熊以功進右都御史初布色圖為都督其部長齊勒台吉最用事齊勒台吉死

布色圖不能制諸部經畧鄭洛專事羈縻學曾以洮河之變惡諸部為逆襲殺明安會巴拜反卓哩克圖宰桑遂聲言與巴拜為一家布色圖章圖哩亦引兵助之及巴拜誅齊勒台吉妻必濟率卓哩克圖宰桑章圖哩等頓首花馬池塞下悔罪求款夢熊為奏請帝以夢熊初主學曾責其前後異議令要諸部縛叛贖罪卓哩克圖等求款益堅夢熊乃與廵撫田樂奏上四鎮款戰機宜俟朝議中外相仗莫敢決布色圖遂率諸部大入定邊總兵官麻貴

等擊却之夢熊以功加太子少保未幾齊勒台吉從子
青巴圖爾犯甘肅總兵官楊藩副總兵何崇德禦之斬
首六百餘級夢熊復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尋入為南
京工部尚書而以都御史李旼代自洮河變後寇頗輕
中國招撫議既絕諸部數入犯四鎮遂頻歲用兵云夢
熊雖功多其品望遠出學曾下卒官國禎既招降承恩以
夢熊貪功殺降劾其罪夢熊奏辨言巴拜所畜家人皆
死士緩一二日東暘朝黨復集必再亂臣寧負殺降名

以絕禍本帝為下詔解之論功擢國禎太僕少卿卿踰
年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久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
宣大山西軍務在鎮三年節省市賞銀十五萬兩有奇
父喪歸未起而卒贈右都御史

李化龍字子田長垣人萬厯二年進士除嵩縣知縣年
甫二十胥吏易之化龍陰察其奸悉召置之法縣中大
治遷南京工部主事厯右通政使二十二年夏擢右僉
都御史巡撫遼東初總兵官李成梁破殺泰寧蘇巴爾

噶其子巴圖爾弟綽哈據舊遼陽以北居兩河之中結
土默特為患其年四月巴圖爾圍遼陽朶顏小岱青福
餘巴雅爾分犯錦義掠清細河巡撫韓取善坐免化龍
受事甫兩月巴圖爾巴雅爾等寇鎮武又約土默特子
布延台吉犯石屯巴圖爾先至吳家墳化龍與總兵官
董一元定計先擊巴圖爾巴雅爾中流矢死巴圖
爾被傷布延台吉至攻石屯不利亦解去於是巴圖小岱
青布延台吉益相結謀復前耻化龍與一元嚴備之一

元人出塞搗巢有功而巴圖傷重竟死邊塞讐服詳具
一元傳化龍進兵部右侍郎明年小岱青悔禍款塞請
開木市於義州且告朶顏長安將犯邊已長安果犯錦
義副總兵李如梅擊却之岱青言既信化龍遂許其請上
疏曰環遼皆敵也迤北土默特部多不可數近邊者直
寧前則長安直錦義則小岱青直廣寧遼瀋則巴圖綽
哈呼達直開鐵則巴雅爾諾木圖其在東邊海西則蒙
古博羅納琳博羅布扎爾皆與遼地項背相望竝牆圍

獵則刁斗聲相聞蓋肘腋憂也自納琳布扎爾被勦數
年東陞無事去年巴圖巴雅爾戰死綽哈呼達一敗塗地今
巴雅爾子宰桑受罰入市廣寧遼瀋開鐵警報希所未
馴伏者惟小岱青與長安耳小岱青素亮狡雄長諸部西
助長安東助綽哈大舉動以數萬小竊則飛騎出沒錦
義間自周之望柘朝翠戰沒無敢以一矢加遺凌河上
下方數百里野多暴骨民無寧宇遠慮者每以河西不
保無虞今乃叩關求市臣遍詢將領及彼地居民僉言

木市開有五利河西無木皆在邊外叛亂以來仰給河東以邊警又不時至故河西木貴於玉市通則材木不可勝用利一所疑於岱青者無信耳彼重市為生路當市時必不行掠即今年市而明年掠我已收今年不掠之利矣利二遼東馬市成祖所開無他賞本聽商民與交易木市與馬市等有利於民不費於官利三大舉之害酷而希零竊之害輕而數小岱青不掠錦義零竊少矣又西不助長安東不助綽哈則敵勢漸分即寧前廣

寧患亦漸減且大舉先報又得預為備利四零竊既希
邊人益得修備利五疏入從之化龍尋以病去木市亦
停止其後總兵官馬林復議開市與巡撫李植相左論
久不決小岱青遂復為寇云二十七年三月化龍起故
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兼巡撫四川討播州叛臣楊應
龍應龍之先曰楊鑑明初內附授宣慰使應龍性猜狠
嗜殺數從征調恃功驕蹇知川兵脆弱陰有據蜀志間
出剽州縣嬖小妻田雌鳳讒殺妻張氏屠其家用誅罰

立威所屬五司七姓不堪其虐走貴州告變巡撫葉夢熊疏請大征詔不聽逮繫重慶獄應龍詭將兵征倭自效得脫歸復逮不出四川巡撫王繼光發兵討覆於白石應龍諉罪諸苗朝廷命邢玠總督值東西用兵勢未能窮治因招撫之應龍益結生苗奪五司七姓地並湖貴四十八屯以畀之歲出侵掠是年二月敗官軍於飛練堡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等皆死已復破殺綦江參將房嘉寵遊擊張良賢投屍蔽江下偽軍師孫時泰

請直取重慶搗成都劫蜀王為質而應龍遷延聲言爭
地界冀曲赦如曩時化龍至成都徵兵未至亦謬為好
語縻之帝聞綦江破大怒追褫前四川貴州巡撫譚希
思江東之職而賜化龍劍假便宜討賊賊焚東坡爛橋
梗湖貴路又焚龍泉走都司楊惟忠化龍劾諸大帥不
用命者沈尚文逮治童元鎮劉綈皆革職充為事官諸
軍大集化龍先檄水西兵三萬守貴州斷招苗路乃移
重慶大誓文武明年二月分八道進兵川師四路總兵

官劉綎由綦江總兵官馬孔英由南川總兵官吳廣由
合江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寧黔師三路總兵官
童元鎮由烏江叅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
疆臣由沙溪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龍楚師一路分兩翼
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副總兵陳良玘受璘節制由龍泉
每路兵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貴州巡撫郭子章駐
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移沅州化龍自將中軍策應帝
以楚地遼濶又擢江鐸為僉都御史巡撫偏沅湖廣設

偏沅巡撫自鐸始也推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進據桑木鎮綏復自綦江入應龍以勁兵二萬屬其子朝棟曰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彼無能為也比抗諸路兵皆大敗應龍頓足歎曰吾不用時泰計今死矣或言水西佐賊化龍詰之疆臣斬賊使二氏交遂絕烏江兵敗績逮下元鎮於理諸將益奮綏先入婁山關直抵海龍囤璘疆臣兵亦至賊勢急上囤死守遣使詐降化龍檄諸將斬使焚書以綏與應龍有舊諭無通賊綏械其人

以自明八路兵皆會圍下築長圍困之更番迭攻六月
綆破土月二城應龍寃與二妾俱縊明晨官軍入城七
子皆被執詔磔應龍屍並子朝棟於市自出師至滅賊
凡百有十四日播自唐乾符中入楊氏二十九世八百
餘年至應龍而絕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
化龍初聞父喪以金草起復至是乞歸終制三十一年
四月起工部石侍郎總理河道與淮揚巡撫李三才奏
開淤河由直河入洳口抵夏鎮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呂

梁之險再以憂去未代叙前平播功晉兵部尚書加少保廕一子世錦衣指揮使三十五年夏起戎政尚書化龍以京營根本奏陳十一濫十二苦十九宜又上屯政十二事皆置不理兵部自二十七年後左石侍郎皆空署未幾尚書蕭大亨亦致仕化龍掌部事三十七年正月京師詐言寇至民爭避匿邊民逃入都門者亦數萬九門晝閉輔臣言兵部尚書惟一人何以應猝變帝亦不報遼戰士二萬餘皆老弱而稅監高淮肆虐遼人切

齒化龍請停稅課且增兵萬人又條上兵食款戰之策
帝皆不報一品秩滿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官年
七十謚襄毅贈少師加贈太師化龍具文武才播州之
役以劉綎驕蹇先摧挫之而薦其才故綎為盡力開河
之功為漕渠永利詳見河渠志江鐸字士振仁和人高
祖玘景泰時為禮科給事中劾石亨怙寵罔上有直聲
官至山東叅政曾祖瀾正德時南京禮部尚書卒謚文
昭祖曉嘉靖中工部侍郎父圻萬厯初廣西提學僉事

父母疾嘗藥舐糞居喪寢苫三年經寢室必俯其首妻
經夫廬亦然卒門人私謚為孝端先生自玘至鐸五世
皆進士而曉弟暉正德中為庶吉士與舒芬等諫南巡
受杖世宗時由編修出為河南僉事鐸登第在萬厯二
年授刑部主事累官山西按察使擢撫偏沅夾攻楊應
龍有功與郭子章皆廕一子世錦衣指揮丁母艱去奪
情命留討皮林諸洞蠻平之詳具陳璘傳以勞疾歸卒
贈兵部右侍郎

贊曰已拜一降人耳雖假以爵秩而憑藉未厚倉猝發難據鎮城聯外寇邊鄙為之騷然武備之弛有由來矣楊應龍惡稔貫盈自速殄滅然盤踞積久地形險惡非師武臣力奏績豈易言哉李化龍之功可與韓雍項忠相埒較寧夏之役難易懸殊矣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考證

魏學曾傳除戶部主事遷郎中

臣章宗瀛按學曾官

戶部時嚴嵩方掌吏部欲招之為郎須一見學曾不肯往遂不果改見郭正域所撰墓志謹附考

魏學曾傳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臣章宗瀛按學

曾撫遼時有叛卒黃勇勾敵為患學曾計擒之患遂息見獻徵錄傳未載謹附考

葉夢熊傳以都御史李旼自代 臣章宗瀛按李旼明

實錄及外國傳俱作旼舊本誤作汶謹改

李化龍傳或言水西佐賊化龍詰之疆臣斬賊使二氏

交遂絕 臣章宗瀛按是時沙溪頭目尚義黃繼枝

為楊應龍通安氏至是疆臣因化龍檄斬二人交遂

絕傳所云賊使蓋指此見化龍所著平播新書謹附

考

李化龍傳以播地置遵義平越二府 臣章宗瀛按是

時化龍又有善後事宜疏一曰復郡縣二曰設屯衛
三曰設兵備四曰設將領五曰急選調六曰丈田糧
七曰限田制八曰設學校九曰復驛站十曰建城垣
十一曰順苗情十二曰正疆域見明實錄傳未載謹

附考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二十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十七

劉臺

馮景隆
孫繼先

傅應禎

王用汲

吳中行

子亮元
從子宗達

趙用賢

張士春

艾穆

喬壁星
葉春及

沈
思
孝

丁巳

劉臺字子畏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萬厯初改御史巡按遼東坐誤奏捷奉旨譴責四年正月臺上疏劾輔臣張居正曰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堯舜而不聞責輔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輔臣無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鑒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易稱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務其時官階未峻無專肆之萌二百年來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

大學士張居正偃然以相自處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即以祖宗法正之祖宗進退大臣以禮先帝臨崩居正託疾以逐拱既又文致之王大臣獄及正論籍籍則抵拱書令勿驚死既迫逐以示威又遺書以示德徒使朝廷無禮於舊臣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元勲生不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違祖訓贈以王爵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遷郎中陳有年一

爭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賄厚施緣例陳乞將無底
極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用內閣冢宰必由廷推今
居正私薦用張四維張瀚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其
始去也不任教習庶吉士也四維之為人也居正知之
熟矣知之而顧用之夫亦以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
親老旦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其身後託宇
瀚生平無善狀巡撫陝西贓穢狼藉及驟躡銓衡唯諾
若簿吏官缺必請命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親戚知識

則親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故則恩故之黨助也
漸惟日取四方小吏權其賄賂而其他則徒擁虛名聞
居正貽南京都御史趙錦書臺諫毋議及冢宰則居正
之脅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祖宗朝
詔今不便部臣猶嘗閤擬之不審今得一嚴旨居正輒
曰我力調劑故止是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而後
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於畏陛下感居正者甚於感陛
下威福自己目無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一切

政事臺省奏陳部院題覆撫按奉行未聞閣臣有舉劾也居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閣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正創為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乎至於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貫以不聽指授調之南

京由是巡方短氣莫敢展布所憚獨科臣耳居正於科
臣既嗽之以遷轉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捨其
便利甘彼齟齬而盡死言事哉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
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禁錮也今傳應禎則謫
戍矣又以應禎故而及徐貞明喬巖李禎矣摧折言官
讐視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至若為固寵計則獻白蓮
白燕致詔旨責讓傳笑四方矣規利田宅則誣遼王以
重罪而奪其府地今武岡王又得罪矣為子弟謀舉鄉

試則許御史舒鼇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巡撫矣起大第於江陵費至十萬制擬宮禁遣錦衣官校監治鄉郡之脂膏盡矣惡黃州生儒議其子弟倖售則假縣令他事窮治無遺矣編修李維楨偶談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蓋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不然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宮室與馬姬妾奉御同於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憤歎而無敢為陛下明言者積威之劫也臣舉進士居正

為總裁臣仕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
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
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相權毋俾債事誤國臣死且不
朽疏上居正怒甚廷辯之曰在令巡按不得報軍功去
年遼東大捷臺違制妄奏法應降謫臣第請旨戒諭而
臺已不勝憤後傳應禎下獄究詰黨與初不知臺與應
禎同邑厚善實有所主乃妄自驚疑遂不復顧藉發憤
於臣且臺為臣所取士二百年來無門生劾師長者計

惟一去謝之因辭政伏他泣不肯起帝為降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強諾猶不出視事帝遣司禮太監孫隆齎手敕宣諭乃起遂捕臺至京師下詔獄命廷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為民而居正恨不已臺按遼東時與巡撫張學顏不相得至是學顏為戶部誣臺私贖鍰居正屬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覈之而令王宗載巡撫江西廬臺里中事應昌宗載等希居正意實其事以聞遂戍臺廣西臺父震龍弟國俱坐罪臺至潯州

未幾歿於戍主所歸而暴卒是日居正亦卒明年御史
江東之訟臺冤劾宗載應昌詔復臺官罷宗載應昌下
所司廉問南京給事中馮景隆因言遼東巡撫周詠與
應昌共陷臺應昌已罷詠尚為薊遼總督亦宜罷南京
御史孫繼先亦發學顏陷臺罪帝方嚮學顏以景隆疏
中并劾李成梁學顏為成梁訟繼先又并劾學顏成梁
乃謫景隆薊州判官繼先臨清州判官置學顏不問已
而江西巡撫曹大埜遼東巡撫李松勘報宗載應昌等

朋比傾陷皆有狀刑部以故入論奏宗載等遣戍除名
降黜有差贈臺光祿少卿廕一子天啟初追謚毅思馮
景隆浙江山陰人萬曆五年進士嘗訟趙世卿寃且請
召張位習孔教申救御史魏允貞至是謫官後量移南
陽推官孫繼先字蔭甫孟人隆慶五年進士居正既敗
繼先請召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考鄒元標并及余
懋學趙應元傳應禎朱鴻謨孟一脉王用汲又薦魏學
曾宋纁張岳毛綱胡執禮王錫爵賈三近溫純曹科陳

有年朱光宇趙參魯等諸人既坐謫終南京吏部主事
傅應禎字公善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零陵知縣殲
洞庭劇寇論殺祁陽巨猾民賴以安調知漂水萬厯三
年徵授御史張居正當國應禎其門生也有所感憤疏
陳重君德蘇民困開言路三事言邇者雷震端門獸吻
京師及四方地震疊告曾未聞發詔修省宣真以天變
不足畏耶真定抽分中使本非舊典正統門嘗暫行之
先帝納李芳言已詔罷遣而陛下顧欲踵行失德之事

豈真以祖宗不足法耶給事中朱東光奏陳保治初非折檻解衣者比乃竟留中不報豈真以人言不足恤耶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也陛下登極初自隆慶改元以前逋祖悉賜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徵七恩至渥也乃上軫恤已至而下延玩自如曾未有擔負相屬者何哉小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按撫聽糾郡縣聽調諸臣畏譴督趣倍嚴致流離接踵怨咨愁歎上徹於天是

豈太平之象陛下所樂聞者哉請下明詔自非官吏乾
沒並曠然除之民困既蘇則災沴自弭陛下登極初呂
用直臣石星李已臣工無不慶幸近則趙參魯糾中涓
而謫為典史余懋學陳時政而錮之終身他如胡執禮
裴應章侯於趙趙煥等封事累上一切置之如初政何
臣請擢參魯京職還懋學故官為人臣進言者勸疏奏
居正以疏中王安石語侵已大怒調旨切責以其詞及
懋學執下詔獄窮治黨與應禎瀕死無所承乃謫戍定

海給事中嚴用和御史劉天衢等疏救不聽方應禎下獄給事中徐貞明偕御史李禎喬巖入視之錦衣帥余廕以聞三人亦坐謫十一月用御史孫繼先言召復官帝將幸昌平閱壽宮而薊鎮告警應禎止帝勿行且陳邊備甚悉優詔答之俄擢南京大理寺丞將行奏薦海內知名士三十七人尋移疾歸三年而卒贈本寺右少卿應禎與同邑劉臺同舉進士為御史同忤居正得禍鄉人並祠祀之

王用汲字明受晉江人為諸生時郡被倭客兵橫市中
會御史按部至用汲言狀知府曰此何與諸生事用汲
曰范希文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矧鄉井之禍乃不關
諸生耶舉隆慶二年進士授淮安推官稍遷常德同知
入為戶部員外郎萬厯六年首輔張居正歸葬其親湖
廣諸司畢會巡按御史趙應元獨不往居正嘆之及應
元事竣得代即以病請僉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
憾應元且迎合居正意屬都御史陳爌劾應元規避遂

除名用汲不勝憤乃上言御史應元以不會葬得罪輔臣遂為都御史劾所論坐託疾欺罔削籍臣竊恨之夫疾病人所時有今在廷大小諸臣曾以病請者何恨御史陸萬鍾劉光國陳用賓皆以巡方事訖引疾與應元不異也劾何不並劾之即劾當世宗朝亦養病十餘年後黃緣攀附驟列要津以退為進宜莫如劾已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陛下但見劾論劾應元以為恣情趨避罪當罷斥至其意所從來陛下何由知之如

昨歲星變考察將以弭災也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官
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
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考而
推戈考後劣轉趙志皋又以吳中行趙用賢而遷怒蓋
能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
恩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以不及
論調臣不意陛下省災塞咎之舉僅為宰臣酬恩報怨
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酬其私可不為太息矣

哉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謂逢相之惡其罪更大也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勿咈諸臣熟知其然爭欲碎首批鱗以自見陛下欲織錦綺則撫臣按臣言之欲採珍異則部臣科臣之言欲取太倉光祿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為例至若輔臣意之所向不論是否無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結其歡望風張其颺者是臣所謂逢也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惡者矧特其較著者耳以臣觀之天下無事不私無

人不私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自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行私而無所愬告是驅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門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內外章奏躬自省覽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之商榷閱習既久智慮益弘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於天鑒夫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乾綱者陛下所當獨攬寄之於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政柄一移積重難返此又臣所日夜

深慮不獨為應元一事已也疏入居正大怒欲下獄廷杖會次輔呂調陽在告張四維擬削用汲籍帝從之居正以罪輕移怒四維厲色待之者累日用汲歸屏居郭外布衣講授足不踐城市居正死起補刑部未上擢廣東僉事尋呂為尚寶卿進大理少卿會法司議胡楨龍宗武殺吳仕期獄傳以謫戍用汲駁奏曰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聽從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如之盜謂如上文罪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之律也仕期

之死櫝非主使者乎宗武非聽上司主使者乎今僅謫
成不知所遵何律也上欲用用汲言閣臣申時行等謂
仕期自斃宜減等獄遂定尋遷順天府尹歷南京刑部
尚書致仕用汲為人剛正遇事敢為自尹京後累遷皆
在南以彊直故也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質

吳中行字子道武進人父性兄可行皆進士性尚實丞
可行檢討中行甫冠舉鄉試性誠無躁進遂不赴會試
隆慶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學士張居正中

行座主也萬厯五年居正遭父喪奪情視事御史曾士楚吏部都給事中陳三謨倡疏奏留舉朝和之中行獨憤適彗出西南長竟天詔百官修省中行乃首上疏曰居正父子異地分睽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長棄數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於廟堂之上而責以訏謨遠猷調元熙載宣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謹守聖賢義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喪子曰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數

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聖賢之訓何如也在
律雖編氓小吏匿喪有禁惟武人得墨哀從事非所以
處輔弼也即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
遽起視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繁萬古綱常四方視
聽惟今日無過舉然後後世無遺議銷變之道無踰此
者疏既上以副封白居易正居正愕然曰疏進耶中行曰
未進不敢白也明日趙用賢疏入又明日艾穆沈思考
疏入居正怒謀於馮保欲廷杖之翰林院侍講趙志舉

張位于慎行張一桂田一僞李長春修撰習孔教沈懋
學俱具疏救格不入學士王錫爵乃會詞臣數十人求
解於居正弗納遂杖中行等四人未幾進士鄒元標疏
爭亦廷杖五人者直聲震天下中行用賢並稱吳趙南
京御史朱鴻謨疏救五人亦被斥中行等受杖畢校尉
以布曳出長安門昇以板扉即日驅出都城中行氣息
已絕中書舍人秦柱挾醫至投藥一匕乃蘇輿疾南歸
剗去腐肉數十鬻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九年大

計京官列五人察籍錮不復叙居正死士楚當按蘇松
憮然曰吾何面目見吳趙二公遂引疾去三謨已擢太
常少卿尋與士楚俱被劾削籍廷臣交薦中行召復故
官進右中允直經筵大學士許國政李植江東之詆中
行用賢為其黨中行奏辨因乞罷不許再遷右諭德御
史蔡系周勃植復侵中行中行求去章四上詔賜白金
文綺馳傳歸言者屢薦執政抑不召久之起侍講學士
掌南京翰林院同里僉事徐常吉嘗訟中行事已解給

事中王嘉謨復撫舊事劾之命家居俟召尋卒後贈禮部右侍郎子亮元從子宗達亮官御史坐累貶官終大理少卿元江西布政使宗達少傅建極殿大學士亮尚志節與顧憲成諸人善而元深疾東林所輯吾徵錄詆毀不遺力兄弟異趣如此

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父承謙廣東參議用賢舉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萬厯初授檢討張居正父喪奪情用賢抗疏曰臣竊怪居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

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又竊怪居正之勲望積以數年而陛下忽敗之一旦莫若如先朝楊溥李賢故事聽其暫還守制刻期赴闕庶父子音容乖睽阻絕於十有九年者得區區稍伸其痛於臨穴憑棺之一慟也國家設臺諫以司法紀任糾繩乃今嘒嘒為輔臣請留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創異論臣愚竊懼士氣之日靡國是之日淆也疏入與中行同杖除名用賢體素肥肉潰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用賢有女許御史吳

之彥子鎮之彥懼及深結居正得巡撫福建過里門不
為用賢禮且坐鎮於其弟下曰婢子也以激用賢用賢
怒已察知其受居正黨王篆止遂反幣告絕之彥大喜
居正死之明年用賢復故官進右贊善江東之李植輩
爭嚮之物望皆屬焉而用賢性剛負氣傲物數訾議大
臣得失申時行許國等忌之會植東之攻時行國遂力
詆植東之而陰斥用賢中行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
在下僚者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

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名浮薄喜事之人黨同
伐異罔上行私其風不可長於是用賢抗辨求去極言
朋黨之說小人以之去君子空人國詞甚激憤帝不聽
其去黨論之興遂自此始尋充經筵講官再遷右庶子
改南京祭酒薦舉人王之士鄧元錫劉元卿清修積學
又請建儲宥言官李沂罪居三年擢南京禮部右侍郎
以吏部郎中趙南星薦改北部尋以本官兼教習庶吉
士二十一年王錫爵復入內閣初用賢徙南中行思考

植東之已前貶或罷去故執政安之及是用賢復以爭
三王並封語侵錫爵為所銜會改吏部左侍郎與文選
郎顧憲成辨論人才羣情益附錫爵不便也用賢故所
絕婚吳之彥者錫爵里人時以僉事論罷使其子鎮訐
用賢論財逐壻蔑法棄倫用賢疏辨乞休詔禮官平議
尚書羅萬化以之彥其門生引嫌力辭錫爵乃上議曰
用賢輕絕之彥緩發均失也今趙女已嫁難問初盟吳
男未婚無容反坐欲折其衷宜聽用賢引疾而曲貸之

彥詔從之用賢遂免歸戶部郎中楊應宿鄭材復力詆
用賢請據律行法都御史李世達侍郎李楨疏直用賢
斥兩人讒諂遂為所攻高攀龍吳弘濟譚一召孫繼有
安希范輩皆坐論救褫職自是朋黨論益熾中行用賢
植東之創於前元標南星憲成攀龍繼之言事者益裁
量執政執政日與枝拄水火薄射於訖明亡云用賢長
身聳肩議論風發有經濟大畧蘇松嘉湖諸府財賦敵
天下半民生困用賢官庶子時與進士袁黃商榷數

十晝夜條十四事上之時行錫爵以為吳人不當言吳
事調旨切責寢不行家居四年卒天啟初贈太子少保
禮部尚書謚文毅孫士春士錦崇禎十年同舉進士士
春字景之第三人及第授編修明年兵部尚書楊嗣昌
奪情視事未幾入閣少詹事黃道周劾之下獄士春上
疏曰嗣昌墨纒視事既已罔效陛下簡入綸扉自應力
辭新命乃閱其奏牘徒計歲月久近間絕無哀痛惻怛
之念何奸悖一至此也陛下破格奪情曰人才不足故

耳不知人才所以不振正由愛功名薄忠孝致之且無
事不講儲材有事輕言破格非用人無弊之道也臣祖
用賢首論故相奪情幾罷杖下腊敗肉示子孫臣敢背
家學員明主坐視綱常掃地哉帝怒謫廣東布政司照
磨祖孫並以攻執政奪情斥士論重之後復故官終左
中允

艾穆字和父平江人以鄉舉署阜城教諭鄰郡諸生趙
南星喬壁星皆就學焉入為國子助教張居正知穆名

欲用為誥敕房中書舍人不應萬厯初擢刑部主事進
員外郎錄囚陝西時居正法嚴決囚不如額者罪穆與
御史議止決二人御史懼不稱穆曰我終不以人命博
官也還朝居正盛氣譙讓穆曰主上冲年小臣體好生
德佐公平允之治有罪甘之揖而退及居正遭喪奪情
穆私居歎息遂與主事沈孝思抗疏諫曰自居正奪情
妖星突見光逼中天言官曾士楚陳三謨甘犯清議率
先請留人心頓死舉國如狂今星變未銷火災繼起臣

敢自愛其死不灑血一為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
動曰為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
綱常之表也綱常不顧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為之
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棄先王之制而
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腴顏就例
矣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為元輔者欲避則害君
臣之義欲出則傷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處居正
居正又何以自處也徐庶以母故辭於昭烈曰臣方寸

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位極人臣反不修
匹夫常節何以對天下後世臣聞古聖帝明王勸人以
孝矣未聞從而奪之也為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聞
為所奪也以禮義廉恥風天下猶恐不足顧乃奪之使
天下為人子者皆忘三年之愛於其父常紀墜矣異時
即欲以法度整齊之何可得耶陛下誠眷居正當愛之
以德使奔喪終制以全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
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災變無不可弭矣時吳中

行趙用賢請令居正奔喪葬畢還朝而穆思孝直請
令終制故居正尤怒中行用賢杖六十穆思孝皆八
十加桎梏置之詔獄越三日以門扉舁出城穆遣戍
涼州創重不省人事既而復甦遂詣戍所穆居正鄉
人也居正語人曰昔嚴分宜時未有同鄉攻擊者我
不得比分宜矣九年大計復寘穆思孝察藉及居正
死言官交薦起戶部員外郎遷四川僉事屢遷太僕
少卿十九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故宗陽知

縣周應中賓州知州葉春及行義過人穆舉以自代
不報既之官有告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者貴州巡
撫葉夢熊請征之蜀人多言應龍強未易輕舉穆亦不
欲加兵與夢熊異朝命兩撫臣會勘應龍不願赴
貴州乃逮至重慶對簿論斬輸贖放之還穆病歸未
幾卒後應龍復叛議者追咎穆奪其職喬璧星臨城
人官右僉都御史亦巡撫四川葉春及歸善人由鄉
舉授福清教諭上書陳時政纚纚三萬言終戶部郎

中

沈思孝字純父嘉興人舉隆慶二年進士又三年謁選
高拱署吏部欲留為屬曹思孝辭焉乃授番禺知縣殷
正茂總制兩廣欲聽民與番人互市且開海口諸山徵
其稅思孝持不可萬厯初舉卓異入為刑部主事張居
正父喪奪情與艾穆合疏諫廷杖戍神電衛居正死召
復官進光祿少卿政府惡李植江東之及思孝輩思孝
遷太常少卿御史龔仲慶希指詆之思孝遂求去不許

尋遷順天府尹坐寬縱冒籍舉人貶三秩視事思考御
三品服自若被劾調南京太僕卿仍貶三秩未幾謝病
歸吏部尚書陸光祖起為南京光祿卿尋進右僉都御
史巡撫陝西寧夏巴拜叛詔思考移駐下馬關為總督
魏學曾聲援思考以兵少請募浙江及宣大騎卒各五
千發內帑供軍并乞宥故鄉御史李材罪令立功詔思
孝近地召募而罷材勿遣思考與學曾議軍士不合給
事中侯慶遠劾思考舍門戶而守堂與設邏卒以衛妻

孥不任封疆事改撫河南辭不赴頃之召為大理卿中
官郝金詐傳懿旨下獄刑部薄其罪思考駁誅之帝悅
進工部左侍郎陝西織羊絨為民患以思考奏減十之
四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初廷推李禎為首思考次之
帝特用孝思或疑有與援給事中楊東明鄒廷彥相繼
疏劾帝以廷彥受東明指謫東明奪廷彥俸二十三年
吏部尚書孫丕揚掌外察黜參政丁此呂思考與東之
素善此呂會御史趙文炳劾文選郎將時馨受賄時馨

疑思孝嘆之遂訐思孝先庇此呂後求吏部不得以此
二事憾已遂結江東之劉應秋等令李三才屬文炳帝
惡時馨罷其官思孝等疏辨且求去丕揚言時馨無罪
此呂受賄有狀思孝不當庇因上此呂訪單乞歸訪單
者吏部當察時咨公論以定賢否廷臣因得書所聞以
投掌察者事率覈實然間有因以中所惡者帝降詔慰
留丕揚逮此呂詰讓思孝御史俞价強思馮從吾給事
中黃運泰祝世祿皆為時馨訟寃語侵思孝東之給事

中楊天民馬經綸馬文卿又各疏劾思考大抵言文炳
之疏由思考藉以搖丕揚也思考屢乞罷因詆丕揚負
國員外郎岳元聲言大臣相攻宜兩罷似並論丕揚思
孝而其指特攻時馨以及丕揚疏方上文炳忽變其說
謂元聲東之述思考意迫之救此呂劾時馨非己意也
帝皆置不問思考素以直節高天下然尚氣好勝動輒
多忤以此呂故頗被物議然時馨此呂皆非端人丕揚
思考亦各有所左右其明年御史林培請辨忠邪又力

詆思孝東之且言丕揚杜門半載辭疏十上意必得請而後已思孝則杜門未幾近見從吾運泰等罷謂朝廷不難去言官五六人以安我此人不為朝端害帝顧思孝厚謫培官乾清宮災思孝請行皇長子冠禮以回天心又以日本封事大壞請亟修戰守備并論趙志皋石星誤國其秋丕揚去位思孝亦引疾詔馳傳歸朝端議論始息久之丕揚復起為吏部御史史記事復詆思孝與顧天峻合謀欲搆陷丕揚顧憲成高攀龍力辨其

誣而思孝卒矣天啟中贈太子太保丁此呂字右武新建人萬厯五年進士由漳州推官徵受御史慈寧宮災請撤鼇山停織造燒造還建言譴謫諸臣去張居正餘黨逮誅徐爵游七報聞尋劾禮部侍郎高啓愚命題示禪授意謫潞安推官語詳李植傳尋遷太僕丞歷浙江右參政考察論黜復遣官逮之大學士趙志臯等再疏乞宥且言此呂有氣節未必果貪污丕揚亦言此呂無逮問條乞免送詔獄帝皆不從逮下鎮撫謫戍邊

贊曰劉臺諸人皆以論張居正得罪罰最重者名亦最高用汲之免也幸耳平心論之居正為相於國事不為無功諸人論之不無過當然聞謗而不知懼忿戾怨毒務快己意虧盈好還禍釀身後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於戲難哉

明史卷二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二十九考證

趙用賢傳改南京祭酒

臣章宗瀛按用賢官祭酒尚

有立六館課條及新廟宇諸事見識大錄謹附考

趙用賢以爭三王並封語侵錫爵

臣章宗瀛按明實

錄王錫爵以是年正月辛未還朝至辛巳而並封三

皇子為王之命下故其語侵錫爵謹附考

艾穆傳葉春及歸善人上書陳時政

臣章宗瀛按春

及所陳時政曰重師儒敦行實決資格審舉劾擇將
帥較賦稅修軍政去盜賊省費冗闢土田理屯鹽凡
十一條見經世文編謹附考

沈思孝傳陝西織羊絨為民害以思孝奏減十之四

臣章宗瀛按思孝在陝西時尚有止盔甲之請及裁
府第侵冒等事見識大錄謹附考

明史卷二百二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

三十三至
三十二

給事中_臣劉湄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朱鈴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五十五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十八

蔡時鼎

萬國欽 王教

饒伸

死位 劉元震 元稹

湯顯祖 李瑄

遯中立

盧明詠

楊恂 龔體

姜士昌

宋壽

馬孟禎

汪若霖

蔡時鼎字台甫漳浦人萬歷二年進士歷知桐鄉元城
為治清嚴徵授御史太和山提督中官田玉兼分守事
時鼎言不可並及玉不法狀御史丁此呂以劾高啟愚
被謫時鼎論救語侵楊巍申時行報聞已巡鹽兩淮悉
捐其羨為開河費置屬邑學田還朝會戚畹子弟有求
舉不獲者誣順天考官張一桂私其客馮詩章維寧及
編修史鈞子記紀又濫取冒籍者五人帝怒命詩維寧

荷枷解一桂鉤官時行等為之解帝益怒奪鉤職下詩
維寧吏法司廷鞫無驗忤旨被讓卒枷二人一月而調
一桂南京時鼎以事初糾發不由外廷徑從中出極言
宵人蜚語直達御前其漸不可長且盡疑大臣言官有
私則是股肱耳目舉不可信所信者誰也帝怒手札諭
閣臣治罪會時行及王錫爵在告許國王家屏僅擬停
俸且請稍減詩維寧荷校之期以全其命帝不從責時
鼎疑君訕上降極邊雜職又使人詞知發遣冒籍者多

寬縱責府尹沈思孝對狀國家屏復上言人君貴明不
貴察苟任一已見聞猜訪苛密縱聽斷精審何補於治
且使姦人乘機得中傷善類害胡可言願停察訪以崇
大體宥言官以彰聖度帝不懌手詔詰讓是日帝思時
行遣中使就第勞問而國等既被責具疏謝執爭如初
會帝意稍解乃報聞時鼎竟謫馬邑典史告歸居二年
吏部擬序遷不許御史王世揚請如石星海瑞鄒元標
例起之廢籍不報已起太平推官進南京刑部主事就

改吏部十八年冬復疏劾時行畧言比年天災民困紀綱紊亂吏治混淆陛下深居宮闕臣民呼籲莫聞然羣工進言猶蒙寬貸乃輔臣時行則樹黨自堅忌言益甚不必明指其失即意向稍左亦輒中傷或顯斥於當時或徐退於後日致天下諛佞成風正氣消沮方且內託之乎雅量外託之乎清明此聖賢所以重似是之防嚴亂德之戒也夫營私之念重則奉公之意必衰巧詐之機熟則忠誠之節必退自張居正物故張四維憂去時

行即為首輔懲前專擅矯以謙退鑒昔嚴苛矯以寬平
非不欲示休休之量養和平之福無如患得患失之心
勝而不可則止之義微貌退讓而心貪競外包容而中
忤刻私偽萌生欲蓋彌著夫居正之禍在徇私滅公然
其持法任事猶足有補於國今也改革其美而紹述其
私盡去其維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下之術徒思邀
福一身不顧國禍若而人者尚可俾相天下哉因歷數
其十失勸之省改疏留中尋進南京禮部郎中卒官貧

不具含殮士大夫賻而治其喪

萬國欽字二愚新建人萬厯十一年進士授婺源知縣
徵拜御史言事慷慨不避權貴十八年劾吏部尚書楊
巍被詰讓里居尚書董份大學士申時行王錫爵座主
也屬浙江巡按御史奏請存問國欽言份諂事嚴嵩又
娶尚書吳鵬已字之女居鄉無狀不宜加隆禮事遂寢
初吏部員外郎趙南星戶部主事張士昌疏斥政府私
人給事中李春開以出位糾南星士昌而其黨陳與郊

為助刑部主事吳正志上疏言春開與郊媚政府干清
議且論御史林祖述保留大臣之非於是御史赫瀛集
諸御史於朝堂議合疏糾正志以臺體為辭國欽與周
孔教獨不署名瀛大恚盛氣讓國欽國欽曰冠豸冠服
豸服乃日以保留大臣傾善類為事我不能苟同瀛氣
奪疏不果上而正志竟謫宜君典史奄人袁進等毆殺
平民國欽再疏劾之十八年夏浩爾齊諸部頻犯臨洮
鞏昌七月帝召見時行等於皇極門咨以方畧言邊備

廢弛督撫乏調度欲大有所振飭時行以款貢足恃為
言帝曰款貢亦不足恃若專務媚敵使心驕意大豈有
贖足時時行等奉諭而退未幾警報狎至乃推鄭洛為
經畧尚書行邊實用以主款議也國欽抗疏劾時行曰
陛下以西事孔棘特召輔臣議戰守而輔臣於召對時
乃飾詞欺罔陛下怒賊侵軼則以為攻抄熟番臨鞏果
番地乎陛下責督撫失機則以為咎在武臣封疆債事
督撫果無與乎陛下言款貢難恃則云通貢二十年活

生靈百萬西寧之敗肅州之掠獨非生靈乎是陛下意在戰時行必不欲戰陛下意在絕和時行必欲與和蓋由九邊將帥歲餽金錢漫無成畫寇已殘城堡殺吏民猶謂計得三邊總督梅友松意專媚敵前奏順義謝恩西去矣何又圍我臨鞏後疏盛誇戰績矣何景古城全軍皆覆甘肅巡撫李廷儀延賊入關不聞奏報反代請贖罪計馬牛布帛不及三十金而殺掠何止萬計欲仍通市臣不知於國法何如也此三人皆時行私黨故敢

朋奸誤國乃爾因列上時行納賄數事帝謂其淆亂國
事誣污大臣謫劍州判官初國欽疏上座主許國責之
曰若此舉為名節乎為國家乎國欽曰何敢為名節惟
為國事耳即言未當死生利害聽之國無以難二十年
吏部尚書陸光祖擬量移國欽為建寧推官饒伸為刑
部主事帝以二人皆特貶不宜遷切責光祖而盡罷文
選郎中王教員外郎葉隆光主事唐世堯陳遴瑋等大
學士趙志臯疏救亦被譴責國欽後歷南京刑部郎中

卒王教淄川人佐光祖澄清吏治給事中胡汝寧承權要旨劾之事旋白竟坐推國欽伸斥為民

饒伸字抑之進賢人萬歷十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十六年底子黃洪憲典順天試大學士王錫爵子衡為舉首申時行壻李鴻亦預選禮部主事子孔兼疑舉人屠大壯及鴻有私尚書朱賡禮科都給事中苗朝陽欲寢其事禮部郎中高桂遂發憤謫可疑者八人並及衡請得覆試錫爵疏辨與時行竝乞罷帝皆慰留之而從桂

請命覆試禮部侍郎于慎行以大壯文獨劣擬乙置之
都御史吳時來及朝陽不可桂直前力爭乃如慎行議
列甲乙以上時行錫爵調旨盡留之且奪桂俸二月衡
實有才名錫爵大憤復上疏極詆桂伸乃抗疏言張居
正三子連占高科而輔臣子弟遂成故事洪憲更謂一
舉不足重居然置之選首子不與試則錄其壻其他私
弊不乏間覆試之日多有不能文者時來因分優劣蒙
面與桂力爭遂朦朧擬請至錫爵訐桂一疏劍戟森然

乖對君之體錫爵柄用三年放逐賢士援引儉人今又巧護已私欺罔主上勢將為居正之續時來附權蔑紀不稱憲長請俱賜罷疏既入錫爵時行並杜門求去而許國以典會試入場閣中遂無一人中官送章奏於時行私第時行仍封還帝驚曰閣中竟無人耶乃慰留時行等而下伸詔獄給事中胡汝寧御史林祖述等復劾伸及桂以媚執政御史毛在又侵孔蕪謂桂疏其所使孔蕪奏辨求罷於是詔諸司嚴約所屬毋出位沽名而

削伸籍貶桂三秩調邊方孔蕪得免伸既斥朝士多咎
錫爵錫爵不自安屢請敘用起伸南京工部主事改南
京吏部引疾歸遂不復出熹宗即位起南京光祿寺少
卿天啓四年累官刑部左侍郎魏忠賢亂政請告歸所
輯學海六百餘卷時稱其浩博兄位累官工部右侍郎
母年百歲與伸先後以侍養歸先是任邱劉元震元霖
兄弟俱官九列以母年近百歲先後乞養親歸與伸兄
弟相類一時皆以為榮元震字元東隆慶五年進士由

庶吉士萬厯中厯官吏部侍郎天啓中贈禮部尚書謚文莊元霖萬厯八年進士厯官工部尚書福王開邸洛陽有所營建元霖執奏罷之卒贈太子太保

湯顯祖字若士臨川人少善屬文有時名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海內名士以張之間顯祖及沈懋學名命諸子延致顯祖謝弗往懋學遂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顯祖至萬厯十一年始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遷禮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並停俸一年

顯祖上言曰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為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為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為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徵賄鉅萬抵杭日宴西湖鬻獄市薦以漁厚利輔臣乃及其報命擢首諫垣給事中

胡汝寧攻擊饒伸不過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猥見任用
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
謂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祿植善類今直為私門蔓
桃李是爵祿可惜也羣臣風靡罔識廣恥是人才可惜
也輔臣不越例子人富貴不見為恩是成憲可惜也陛
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羣
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
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寧誠諭輔臣

省愆悔過帝怒謫徐聞典史稍遷遂昌知縣二十六年
上計京師投劾歸又明年大計主者議黜之李維禎為
監司力爭不得竟奪官家居二十年卒顯祖意氣慷慨
善李化龍李三才梅國禎後皆通顯有建豎而顯祖贈
蹬窮老三才督漕淮上遣書迎之謝不往顯祖建言之
明年福建僉事李琯奉表入都列時行十罪語侵王錫
爵言惟錫爵敢恣睢故時行益貪利請並斥以謝天下
帝怒削其籍甫兩月時行亦罷琯豐城人萬曆五年進

士嘗官御史既斥歸家居三十年而卒顯祖子開遠自
有傳

遼中立字與權聊城人萬厯十七年進士由行人擢吏
科給事中遇事敢言行人高攀龍御史吳私濟南部郎
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咸以爭趙用賢之罷被斥中立
抗疏曰諸臣率好修士使跽伏田野誠可惜也陛下怒
言者則曰出朕獨斷輔臣王錫爵亦曰至尊親裁臣謂
所斥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陛下去邪之明即擬

自輔臣亦大臣為國之正若所斥者果正人也出於輔臣之調旨而有心斥逐者為妬賢即出於至尊之親裁而不能匡救者為竊位大臣以人事君之道當如是乎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不知言者罷輔臣益不自安疏入忤旨停俸一年尋進兵科右給事中有詔修國史錫爵舉故詹事劉虞夔為總裁虞夔錫爵門生也以拾遺劾罷諸御史言不當召而中立詆虞夔尤力並侵錫爵遂寢召命未幾文選郎顧憲成等以會推閣臣事被

斥給事中盧明諷救之亦敗秩中立上言兩年以來銓臣相繼屏斥尚書孫鑰去矣陳有年杜門求罷矣文選一署空曹逐者至再三而憲成又繼之臣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則不能一日為冢宰非如徐一楨謝廷案劉希孟則不能一日為選郎臧否混淆舉錯倒置使黜陟重典寄之權門用舍斥罰視一時喜怒公議壅閼煩言滋起此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不可不深慮也且會推閭臣非自十九年始皇祖二十八年廷推

六員而張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輔錫爵之入閣亦會
推也蓋特簡與廷推祖宗並行已久廷推必諧於僉議
特簡或由於私援今輔臣趙志皋等不稽故典妄激聖
怒即揭救數語譬之強笑而神不偕來欲以動聽難矣
方今疆場交聳公私耗敝羣情思亂識者懷憂乃朝議
紛紛若爾豈得不長歎息哉帝怒嚴旨責讓斥明詆為
民而貶中立陝西按察司知事引疾歸家居二十年卒
熹宗時贈光祿少卿盧明詆黃巖人萬厯十四年進士

楊恂字伯純代人萬厯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錦衣冗官多至二千人請大加裁汰不用累遷戶科都給事中朝鮮用兵冒破帑金不貲恂請嚴敕邊臣而劾武庫郎劉黃裳侵耗罪黃裳卒罷去尋上節財四議格不行王錫爵謝政趙志臯代為首輔御史柳佐章守誠劾之志臯乞罷不許御史冀體極論志臯不可不去帝怒責對狀體抗辭不屈貶三秩出之外以論救者衆竟斥為民恂復論志臯並及張位其畧曰今之議執

政者僉曰擬旨失當也貪鄙無為也是固可憂而所憂
有大於是者許茂樛罷閒錦衣厚齎金玉為奸被人緝
獲使大臣清節素孚彼安敢冒昧如此乃緝獲者被責
而行賄者不問欲天下澄清其可得耶可憂者一楊應
龍負固不服執政貪其重餌與之交通如近日綦江捕
獲奸人得所投本兵及提督巡捕私書其餘四緘及黃
金五百白金千虎豹皮數十不言所投臣細詢播人始
喁喁言曰求票擬耳夫票擬輔臣事也而使小醜得以

利動哉可憂者二推陞者吏部職也邇來創專擅之說以蠱惑聖聰陛下入其言而疑之於是內託上意外諉廷推或正或陪惟意所欲苟兩者俱無當則駁令更推少不如意謫謫加焉倘謂簡在帝心非政府所預何所用者非梓里姻親則門牆密契也如是而猶曰吏部專擅乎可憂者三言官天子耳目糾繩獻納其職也邇來進朋黨之說以激聖怒陛下納其譖而惡之於是假託天威肆行胸臆非顯斥於建白之時則陰中於遷除之

日倘謂斷自宸衷無可挽救何所斥者非宿昔積怨則
近日深讐也如是而猶謂言官結黨乎可憂者四首輔
志皐日薄西山固無足責位素負物望乃所為若斯且
其機械獨深朋邪日衆將來之禍更有難言者請罷志
皐而防位嚴飭陳于陞沈一貫毋效二人所為疏入忤
旨命鐫一級出之外志皐位疏辨且乞宥恂于陞一貫
亦論救乃以原品調陝西按察經歷引疾歸久之吏部
尚書蔡國珍奉詔起廢及恂未召卒薰體武安人被廢

累薦不起卒於家其時以論志臯獲譴者又有朱爵開
州人由荏平知縣召為吏科給事中嘗論時政闕失因
疏志臯位寢閣壅蔽罪不報尋切諫三王並封且論救
朱維京王如堅等復劾志臯位私同年羅萬化為吏部
坐謫山西按察知事卒於家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姜士昌字仲文丹陽人父寶字廷善嘉靖三十二年進
士官編修不附嚴嵩出為四川提學僉事再轉福建提
學副使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請罷納粟例復積分法

又請令公侯伯子弟及舉人盡入監肄業詔皆從之累
官南京禮部尚書嘗割田千畝以贍宗族士昌五歲授
書至惟善為寶以父名輟讀拱立師大奇之舉萬厯八
年進士除戶部主事進員外郎請帝杜留中錄遺直舉
召對崇節儉尋進郎中以省親去還朝言吏部侍郎徐
顯卿構陷張位少詹事黃洪憲力擠趙用賢宜黜之以
警官邪主事鄒元標參政呂坤副使李三才素著直黨
宜拔擢以厲士節又請復連坐之法慎巡撫之選旌苦

節之士重賊吏之罰疏入給事中李春開劾其出位遂
下詔禁諸司毋越職刺舉已因風霾請早建國本貴妃
父鄭承憲乞改造父塋詔與五千金士昌言太后兄陳
昌言止五百金而妃家乃十之何以示天下弗納稍遷
陝西提學副使江西叅政三十四年大學士沈一貫沈
鯉相繼去國明年秋士昌齎表入都上疏言皇上聽一
貫鯉並去輿論無不快一貫而惜鯉夫一貫招權罔利
大壞士風吏道恐天下林居貞士與已齟齬一切阻遏

以杜將來即得罪張居正諸臣皇上素知其忠義注意拔擢者皆擢不復用甚則借他事處之其直道左遷諸人久經遷轉在告者一貫亦擢不復用在廷守正不阿魁磊老成之彥小有同異亦巧計罷之且空部院以便於擇所欲用空言路以便於恣所欲為空天下諸曹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於已所欲用所欲為者又無不可實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輒流涕語人曰吾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則歸已過則歸君人人知其不忠夫鯉不

肥身家不擇利便惟以衆賢効之君較一貫忠邪遠甚
一貫既歸貨財如山金玉堆積鯉家徒壁立貧無餘貲
較一貫貪廉遠甚一貫患鯉邪正相形借妖書事傾害
非皇上聖明幾至大悞臣以為輔臣若一貫儉邪異常
直合古今奸臣盧杞章惇而三矣然竟無一人以鯉一
貫之賢奸為皇上正言別白者臣竊痛之且一貫之用
由王錫爵所推轂今一貫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
嘗去也錫爵素有重名非一貫比然器量褊狹嫉善如

讐高桂趙南星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
安希范譚一召顧憲成章嘉禎等一點不復頃聞錫爵
有疏請錄遺佚謂宜如其所請召還諸臣然後敦趣就
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理也至論劾一貫諸臣如劉元
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亦亟宜召復以為盡忠發奸
者之勸至於他臣以觸忤被中傷異同致罷去者請皆
以次拂拭用之說者謂皇上於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
向用寔未欲用者臣獨以為不然皇上初嘗罷傅應禎

余懋學鄒元標艾穆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朱鴻謨孟
一脉趙世卿郭惟賢王用汲等後又嘗謫魏允貞李三
才黃道瞻譚希思周弘禴江東之李植曾乾亨馮景隆
馬應龍王德新顧憲成李懋檜董基張弘岡饒伸郭實
諸壽賢顧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吳正志王之棟等旋皆
擢用頃年改調銓曹鄒觀光劉學曾李復陽羅朝國趙
邦柱洪文衡等於南京亦俱漸還清秩而鄒元標起自
戍所累蒙遷擢其後未有一言忤主而謂皇上忽復怒

之而調之南而錮不復用豈不厚誣皇上也哉蓋皇上
本無不用諸臣之心而輔臣實決不用諸臣之策也說
者謂俗流世壞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庶相獨
推楊綰杜黃裳以其能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
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為輔臣者可不鑒於
此哉其意以陰諷李廷機廷機大恚疏辨曰人才起用
臣等不惟不敢干至尊之權亦何敢侵吏部職士昌見
疏復貽書規之廷機益不悅然帝尚未有意罪士昌也

會朱賡亦疏辨如廷機指帝乃下士昌疏命罪之吏部
侍郎楊時喬副都御史詹沂請薄罰不許詔鑄三秩為
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復抵一貫刺廷機帝益怒謫
燾平定判官再謫士昌興安典史士昌好學勵名節居
恒憤時疾俗欲以身挽之故雖居散僚數有論建竟齟
齬以終士昌謫之明年禮部主事鄭振先劾賡等大罪
十二亦鑄三秩調邊方用宋燾泰安人萬厯二十九年
進士自庶吉士授御史任氣好搏擊出按應天諸府疏

斥首輔朱賡廷臣繼有請皆責備輔臣其端自燾發也
及坐謫旋請假歸卒於家天啓初贈士昌太常少卿燾
光祿少卿

馬孟禎字泰符桐城人萬厯二十六年進士授分宜知
縣將內召以征賦不及四分為戶部尚書趙世卿所劾
詔鐫二秩甫三日而民逋悉完鄒元標萬國欽輩亟稱
之續授御史文選郎王永光儀制郎張嗣誠都給事中
姚文蔚陳治則以附政府擢京卿南京右都御史沈子

本年幾八十未謝政孟禎並疏論之大學士李建機被劾奏辨言入仕以來初無大謬孟禎駁之曰廷機在禮部昵邪妄司官彭遵古而聶雲翰建言忤時則抑之至死秉政未幾姜士昌宋燾鄭振先皆得罪姚文蔚等濫授京堂陳用賓等屢擬寬旨猶不謂之謬哉王錫爵辭召密疏痛詆言者孟禎及南京給事中段然並上疏極論尋陳僉商之害發工部郎陳民志范鋈贖貨罪又陳通壅蔽錄直臣決用舍恤民窮急邊餉五事請召用鄒

元標趙南星王德完放廷機還田里皆不報三十九年
夏怡神殿災孟禎言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具
廢通下情者惟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內侍其徹御覽
與果出聖意否不得而知此朝政可慮也臣子分流別
戶入主出奴愛憎由心雖黃信口流言蜚語騰入禁庭
此士習可慮也畿輔山東山西河南比歲旱飢民間賣
女鬻兒食妻啖子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一呼四應則小
盜合羣將為豪傑之藉此民情可慮也帝亦不省吏部

侍郎蕭雲舉佐京察有所庇孟禎首疏攻之論者日衆雲舉引去山海叅將李獲陽忤稅監下獄死孟禎為訟寃因請貸卞孔時王邦才滿朝薦李嗣善等之在獄者且言楚宗一獄死者已多今被錮高牆者誰非高皇帝子孫乃令至是皆弗聽四十二年冬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先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以言論忤時抑不得與孟禎不平具疏論之是時三黨勢張忌孟禎謹直出為廣東副使移疾不赴天啟初起南京光

祿少卿召改太僕以憂歸魏忠賢得志為御史王業浩
所論遂削籍崇禎初發官孟禎少貧既通顯家無贏資
惟銜趙世卿抑已既入臺即疏劾世卿人以為隘

汪若霖字時甫光州人父治保定知府若霖舉萬厯二
十年進士授行人三十三年擢戶科給事中言有司貪
殘率從輕論非律邊吏竭脂膏外媚敵內媚要津而京
軍十萬半虛冒非計兵部尚書蕭大亨被劾求去吏部
議留若霖力詆部議雲南民變殺稅使楊榮召從巡撫

趙用賓言命四川邱承雲兼領若霖言用賓養成弊惡
今不直請罷稅而倡議領於四川負國甚乞亟斥用賓
追寢前命皆不報進禮科右給事中自正月至四月不
雨若霖上疏曰臣稽洪範傳言之不從是謂不入厥罰
恒暘今郊廟宜親朝會宜舉東宮講習宜開此下累言
之而上不從者也又有上言之而中變者稅務歸有司
權璫猶侵奪起廢有明詔啓事猶沈閣是也有上屢言
之而久不決下數言之而上不斷者中外大僚之推補

被劾諸臣之進退是也凡此皆言不從之類積鬱成災
天人恒理陛下安得漠然而已哉時南京戶工二部缺
尚書禮部缺侍郎廷推故尚書徐元泰貴州巡撫郭子
章故詹事范醇敬若霖言三人不足任且舉者不能無
私請自今廷推勿以一人主持衆皆畫諾宜籍舉主姓
名復祖宗連坐之法詔申飭如若霖言所推悉報寢兵
部主事張汝霖大學士朱廩壻也典試山東所取士有
篇章不具者若霖疏劾之停其俸中官楊致中枉法拷

殺指揮鄭光擢若霖率同官列其十罪不報朱賡獨相
朝事益弛若霖言陛下獨相一廢而又晝接無間補牘
莫應此最大患也方今紀綱壞政事壅人才耗庶職空
民力窮邊方廢宦豎橫盜賊繁士大夫幾忘廉恥禮義
而小民愁苦冤痛之聲徹於宮內輔臣宜慨然任天下
重收拾人心以効之當寧如徒譏讓未遑或人以言輕
懷去就則陛下何賴焉賡乃緣若霖指力請帝急行新
政帝亦不省五月朔大雨雹若霖謂用人不廣大臣專

權之象具疏切言之已而京師久雨壞田廬若霖復言大臣比周相倚小臣趨風其流益甚意復詆賡及新輔李廷機輩也三十六年巡視庫藏見老庫止銀八萬而外庫蕭然諸邊軍餉甫至百餘萬疏請集議長策亦留中先是吏部列上考選應授科道者知縣新建汪元功進賢黃汝亨南昌黃一騰與馬賡黨給事中陳治則推轂元功汝亨若霖劾二人囂競吏部因改擬部曹治則怒劾一騰交構帝以言官紛爭畱部疏廷臣屢請乃下

而責若霖首倡煩言並元功汝亨一騰各貶一級出之外廷臣論救皆不省若霖遂出為潁州判官卒

贊曰明治中葉以後建言者分曹為朋率視閣臣為進退依阿取寵則與之比反是則爭比者不容於清議而爭則名高故其時端揆之地遂為抨擊之叢而國是淆矣雖然所言之是非閣臣之賢否黑白判然固非私怨惡之所得而加亦非可盡委之沽直好事謂人言之不足恤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

明史卷二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三十考證

蔡時鼎傳御史丁此呂至申時行臣方燁按此呂言

啟愚以試題勸進居正帝手疏示時行時行謂此呂

以曖昧陷人大辟漸不可長魏因請出此呂於外帝

從魏言時鼎因疏救之見明實錄謹附識

萬國欽傳七月帝召見時行至為言臣方燁按召見

時閣臣許國言寇欲無厭宜一大創之不可復羈縻

帝心然國言而時行為政不能奪見明紀事本末謹

附識

饒伸傳伸既斥至屢請敘用 臣方煒按是時御史喬

璧星疏請帝戒諭錫爵務擴休休之量見明實錄謹

附識

遂中立傳文選郎顧憲成至被斥 臣方煒按閣臣王

家屏初以諫冊儲罷歸至二十二年五月上諭有不

拘資品會推之語吏部遂以家屏及沈鯉陳有年沈

一貫孫丕揚鄧以讚馮琦等名上上不憚詰責之憲
成遂被斥見明實錄謹附識

楊恂傳王錫爵謝政至守誠劾之臣方煒按是時佐
與守誠言吏部郎顧憲成等空司而逐志臯實激帝
怒見明實錄謹附識

楊恂傳恂復論志臯並及張位臣方煒按是時與恂
先後劾志臯者為給事中張濤御史況上進南評事
龍起雷而巡按吳崇禮則劾志臯子兩淮運副鳳威

鳳威坐停俸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姜士昌傳明年禮部至邊方用 臣方煒按振先疏指

一貫賡廷機為過去見在未來三身上斥其誣詆謫

普安州判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馬孟禎傳王錫爵辭召至痛詆 臣方煒按錫爵疏言

上於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等語其

疏甚秘都御史李三才鈎得之泄于衆諸言官大憤

謂錫爵以臺省為禽獸見明紀事本末傳所謂痛詆

言官者指此謹附識

馬孟禎傳孟禎及至貨罪

臣方煒按是時與孟禎同

論錫爵者為給事中胡嘉棟宋一韓御史梁州彥陳
于廷等見明實錄謹附識

馬孟禎傳是時三黨至副使

臣方煒按是時臺省有

齊楚浙三方鼎峙之號齊為弅詩教韓浚周永春楚
為官應震吳亮嗣浙為劉廷元姚宗文等皆攻擊東
林者見明紀事本末所為三黨即指此謹附識

明史卷二百三十考證